



二 上 山

陈 谷 音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曲 艺 集

二 上 山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65年·哈尔滨

基藏

716-1
441
403921

10

曲 艺 集
二 上 山
陈 谷 音 著

北 方 文 艺 文 学 社 出 版

(哈尔滨道里森林街14-5号)

黑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黑出字第00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 $\frac{14}{16}$ ·字数18,000

1965年10月第1版 196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

书号:0196

统一书号:10·189

定价:(5)八分

目 录

二上山(二人轉).....	1
一只鸡(唱 詞).....	8
鉄青驟(快板書).....	13
一絲不苟(山东快書).....	19
天晴日暖(唱 詞).....	23

女：场院里热热闹闹马叫人

欢，

女：场院里热热闹闹马叫人

欢，

女：场院里热热闹闹马叫人

欢，

女：场院里热热闹闹马叫人

欢，

女：场院里热热闹闹马叫人

欢，

女：场院里热热闹闹马叫人

欢，

女：场院里热热闹闹马叫人

欢，

女：场院里热热闹闹马叫人

欢，

女：场院里热热闹闹马叫人

欢，

女：场院里热热闹闹马叫人

欢，

女：场院里热热闹闹马叫人

欢，

女：场院里热热闹闹马叫人

欢，

女：场院里热热闹闹马叫人

欢，

女：场院里热热闹闹马叫人

欢，

女：场院里热热闹闹马叫人

欢，

二 上 山

(二人转)

男：场院里热热闹闹马叫人

欢，

女：场院里热热闹闹马叫人

欢，

女：场院里热热闹闹马叫人

欢，

女：场院里热热闹闹马叫人

欢，

女：场院里热热闹闹马叫人

欢，

女：场院里热热闹闹马叫人

欢，

女：场院里热热闹闹马叫人

欢，

女：场院里热热闹闹马叫人

欢，

女：场院里热热闹闹马叫人

欢，

女：场院里热热闹闹马叫人

欢，

女：场院里热热闹闹马叫人

欢，

女：场院里热热闹闹马叫人

欢，

开 场 帽 儿

男：(一替一句地唱“梁山伯五更调”)

一呀一更里呀月亮出东山
哪啊啊，

照亮了啊，生产队的大场院哪——

场院里人馬热闹个欢哪啊
啊：

鞭子响，歌声震天，
碾子响，象放唱片，

哎呀我说象啊象啊真象大
办喜事一般哪啊……。

* * *

大呀大老板儿呀，他叫张
万山哪啊啊，

二打头的呀，他就叫李百
川哪——

他两个垛垛你看忙个欢哪：

啊啊，

扔个子，象递砖，
大垛垛的，象金殿，

哎呀我说象呀象呀真象宝
塔金鑾殿哪啊……。

* * *

老呀老队长呀，都叫他老
模范哪啊啊，

他领场场的呀，都是些新
“学员”哪——

你看他一个一个教个欢哪
啊啊：

这锨抛，那锨翻，
扬出的豆堆，象金山，

哎呀我说象呀象呀真象金
银堆成山哪啊啊。

正 篇

女：场院里热热闹闹马叫人
欢，

男：这真是集体发家丰收之年，

女：丰收年全靠社员齐努力，

男：你追我赶争当模范。

女：模范自有模范事，
咱唱唱老木匠他二上山。

男：老木匠我今年五十岁，
旧社会走南闯北多少年，
造农具盖房屋难以计数，
到头来地无一垄房没半间。

娶她时，现租地主一铺炕，

这真是掌鞋匠没有好鞋穿。

女：自从来了共产党，
我们这才把身翻，
分了房子分了地，
分头大牛槽头拴。
走“互助”拴儿爹从没落人后，

“干合作”他更是一马当先，

办公社一心为公没二意，
如今他是队里的管理委员。

男：（白）你别老王婆卖瓜自卖

自夸啦。

女：（白）本来就是好嘛！我净说实话。

男：（白）拴儿他妈，咱儿子小拴来信啦。

女：（白）真的吗？

男：（白）他当上拖拉机驾驶员啦。

信上说现在已经对上象，
计划在冬天结婚得准备房间。

女：我一听这话甭说咋高兴，
娶儿媳抱孙孙就在眼前。
拴儿他爹，开春咱把新房盖，

看咱这一间半房不太宽。

男：咱盖房花工花钱都好办，
可就是没有木料为了难。

女：我听说上级拨下民需木料，

你何不请求卖给咱三间。

男：第二天我便去请示队长，

女：队长说得自己采伐去上山。

男：那好办，上山采伐我能去，
只要上级批准我没困难。

女：全公社组织人十个，

老木匠带队上了山。

男：在山上辛辛苦苦不細表，

女：回来时正是开春二月天。

运回的椽有椽子檩有檩，

大柁柱脚样样全。

男：缺房戶每家全都有一份，

老木匠买到房木整三間。

女：正这时队里来了下放戶，

男：左安置右安置最后剩个大

老韓。

老韓他人口多来房难找，

女：急得那生产队长火直窜。

要盖房队里一时沒木料，

不盖房可叫老韓往哪搬？

男：这件事传到我木匠耳朵

里，

老韓他没房住咱怎心安？

他携家带口来支援农业，

咱怎能叫人家去住露天？

別說我現在还有房子住，

沒房住也該为他把家安。

(白)拴儿他娘，把咱們房木让

給老韓吧！

女：(白)啊？让他咱們房子

怎么盖？

男：(白)咱們自己事好办，到

秋天，我再去上山。

女：(白)一句話，你耽誤咱

拴儿結婚可不行。

男：(白)好好好，你擊等到时

候住上新房吧。

我心急腿快找队长，

将让房木事情細对队长

談。

女：这一下乐坏了老韓和队

长，

木匠哥，你真是舍己为人

的老模范。

合：咱不說老木匠帮人把房

盖，

单說一晃到秋天。

女：拴儿他爹，人家都扒炕抹

墙打柴草，

你怎么还在队里修車轅？

男：你沒見咱队庄稼片片好，

今年又是丰收年。

女：我問你房子多咱盖？

男：修完車輛我就上山。

女：你拖了一日又一日，

支了一天又一天，

到現在房木还没影儿，

干說上山不动彈！

合：老两口正在打嘴仗，

生产队长到面前。

女：木匠哥，快点上山买房
木，

队里活由我来承担，
用不用队里派人同你去？
帮你挑选把木料搬。

男：不用不用不用了，
不能再派人花时间，
你们在家听我信，
我买妥再请队里给运搬。

女：这个办法也可以，
请你赶快去上山。

合：说话之间一夜过，
老木匠二次要上山。

女：拴儿娘我心里真高兴，
又是炒来又是煎，
饭菜做好又烫上一壶酒，
刹时端到他面前。

拴儿他爹这回上山可记
住，

要买回一些好檩和好椽，
大柁柱脚也挑好，
好木料盖房能够挺时间。

男：（白）这我比你明白！

女：你能明白那就好，
快点回来别拖延。

男：老木匠撂下碗筷就上路，
二次来到大青山。

上山来正遇工人把农具
造，

有耙子、木杈和扁担。
这些家什做的好，
老木匠我看到有些眼馋，
忽想起队里正缺这些货，
活一忙队长急得直转转，
我何不买上一车运回去，
里里外外能省不少钱。

想至此我把林场同志找，
掏出来介绍信细对他谈。

女：林场同志对他讲，
这些货已经卖给县里边，
你们要能来人自己造，
只收一点木材钱。

男：（白）同志，我会造！

女：（白）好，那你就动手干吧。

男：老木匠抡起斧子抄起锯，

女：没几天做的农具一车拉不
完。

男：这一天木匠捎回信，

女：队长派车到青山。

男：木匠装车咱不表，

女：拴儿娘在家忙个欢。

我又打酒来又合面，
杀鸡炒菜把鱼煎，
为的是拴儿爹就要回家

轉，

這一回准能拉回好櫟和好椽，

又聽說拴兒領着他對象，
在今天回到隊里把地翻。

這真是喜上加喜大喜日，
樂得我只顧忙活都忘了抽
烟。

酒飯備妥我把親人等，

男：老木匠跟車轉回還。

(白)拴兒娘，快來看看這
車好玩意兒！

女：(白)啊？你拉些木杈、耙
子和扁担？咱那房木呢？

男：老伙計，要吃好飯別怕晚，
咱今年蓋不上還有明年，
你看看這車家把什，
要比那几車房木都值錢！

女：(白)好啊，你、你、你個
老東西！

鬧了半天我受了騙，
被你拐彎抹角胡弄一整
年，

第一次你上山拉房木，
一沒蓋房二沒多賣錢，
將房木雙手送給下放戶，
花說柳說等秋天。

這一次上山買房木，
我曾送你到大門前，
只想你買回房木把房
蓋，

哪想到却買回一車杈子、
耙子和扁担！

今天咱倆算算賬，
算不清楚沒個完，
你上山喝了我多少好燒
酒！

你上山穿壞我多少好衣
衫！

平日里家中事情你全不
管，

整天長在隊里边，
你心目里既然就有生產
隊，

從今後不許再往我屋里
鑽！

我氣哼哼地朝回走，

男：老木匠上前拉衣衫。

(白)哎！拴兒他娘，你先
等等。

女：松手松手快松手，
小心拽壞我大布衫！

男：老木匠無奈鬆開手，

女：拴兒娘走進屋來把門關。

合：拴儿娘坐在炕上正生气，
嘭嘭嘭忽听房门响的欢。

女：一听门响我更来劲儿，
手敲炕沿我罵个欢：
你有你的生产队，
别上我这找麻烦！
从今后有飯菜烂在锅里不
喂你，
有衣服压破箱底不給你
穿。

男：这老太太哪来的气？
不知和誰鬧翻天？
(白)媽，开门吧，我和小
兰回来啦！

女：(白)啊？敲门原来是小
拴？
我轉怒为笑下了地，
顺手打开門上門。

(白)哟，咳！你們俩什么
时候进屯的？小兰快点
进屋，抽棵烟歇歇。

男：(白)媽，小兰不会抽烟会
吃糖！

女：(白)哦？会吃糖？会吃糖，
媽去拿。

拴儿娘刚有点笑模样，

男：老木匠乐顛顛地轉回还。

女：(白)啊？你可会找节骨眼
儿！

男：(白)孩子們老远的回来
啦，我能不回来瞧瞧，
别以为我是来看你的，
你这不爱集体的人，沒
人愿意看你。

女：拴儿娘一听更来气，
进屋来当着拴儿、小兰訴
起冤：
你爸爸把你們亲事全忘
掉，
到現在还没盖房間！

男：他們亲事我没忘，
連咱俩結婚的情景我还記
得全，
咱們那时要和現在比，
現在是天堂那时没法談。

女：咱們那是啥年月，(白)
它和現在啥相干？

男：有人她就忘了本，
光会享福知道甜，
过去苦处她不想，
怎么能說不相干？

合：拴儿、小兰插上嘴，
爸爸說的全是实言，
只有把队里事情都办好，

大河有水小河才不干，
我們俩結婚不用把新房
盖，

咱們这一間半房也挺寬，
搭鋪北炕就算妥，

还省着屋大人少挺孤单。

女：哎哟哟，你們爷仨一股绳，
鬧半天弄我一身老包癱，
就好象你們懂得爱集体，
就好象我不值一分錢。

就算咱不盖房子搭鋪炕，
你們說咱家哪有坯和砖？

男：拴他媽，沒坯沒砖那好办，
等明天我动手合泥托几
天！

合：一家四口正爭論，

男：生产队长来到屋里边，

叫了声大哥和大嫂，

你們真是老模范，

我派車本是帮你拉房木，

哪知道木匠哥为队里拉回

一車杈子、耙子和揚場鍬。

你們說孩子們結婚住房怎

么办？

用不用我亲自出馬去上

山？

合：拴儿帶笑叫队长，

这件事我們刚刚討論完，

爸爸他明天托坯搭北炕，

用不着再盖什么新房間。

男：队长又把拴儿問：

你捎沒捎来一車砖？

女：見您信我們怎敢不从命，

給队里捎回来一拖車砖。

男：赶快把它拉到这儿，

那就是队里送給你家的

砖！

女：拴儿娘一听受感动，

队长呀，你真想的太周全。

合：这时候男女社員也来到，

最能吵吵的是大老韓，

男：老韓說瓦匠活計我会作，

要搭炕保险好烧不冒烟。

女：队长一听說声好，

咱們大家快搬砖。

沒多久北炕就搭好，

一家老少都喜欢。

合：新人新事到处有，

几天几夜唱不完，

木匠风格人称贊，

留下美名到处传。

一只鸡

(唱 詞)

說的是运输公司接任务，
下农村帮助公社运粮食。
这天本是休假日，
汽車司机沒休息，
都表示要帮助农民兄弟，
把粮食尽快送到国庫里。
且不說全部汽車齐出动，
单說老少俩司机。
老司机名叫严俊起，
小司机就叫宋玉琦；
老严今年四十六，
小宋今年二十七，
两个人一是师傅一个是徒弟，
干工作从来都是很积极。
可就是脾气秉性不一样，
看問題俩人时常有分歧。
老严他办事一向很稳重，
小宋他生来就冒失。
他两个接受任务心高兴，
下决心要快些搶运粮食。

天过午各自运粮整五次，
水沒喝来飯沒吃。
卸完粮两輛汽車又开出来，
后車是老严前車是宋玉琦，
两輛車相隔不过一里地，
一前一后跑的急。
眨眼間前車来到王家店，
却只見大道上有一群鸡。
原来小宋午前路过这儿沒注意，
开得猛顛掉一个袋子，
从袋嘴里蹦出一些粮食粒，
这才招来这群鸡。
小宋見鸡来了气，
嘀嘀嘀紧鳴笛，
他以为汽車笛一响，
就能吓跑这群鸡。
哪知道小鸡有个怪脾气，
它就是不怕小宋这步棋。
小宋他一轉舵盘想繞过去，

不料想就这一繞出了問題。这群鸡以为来了啥怪物，咯嘎乱跑着了急，那只藏来这只躲，这只往东那只就奔西。小宋一看慌了手脚，左繞右繞嘎地一声軋死一只老母鸡。軋死鸡小宋沒在意，他心想这是一只該死鸡，汽車軋鸡是小事，不用道歉賠損失。再說咱运粮任务十分紧，一停車最少耽誤半小时。小宋他想到这儿开过去，这时候来了后車老司机。严师傅到近前把車刹住，跳下車急忙拣起这只鸡。望了望馳去的汽車暗自語：“小宋啊，你怎么还是冒冒失失？”

党支书向咱讲过多少次，要我們向解放軍好好学习，要我們发揚工人阶级优良传统，一定要遵守好革命紀律，乡亲们的一針一綫不能动，

任何时不能損害群众利益。可是你軋死小鸡揚长去，难道說你就不怕影响工农关系？”

老司机拎着小鸡进屯內，要替徒弟賠礼道歉包損失。严师傅来到屯里挨家問，問完那张老五又問王老七，赵錢孙李問个遍，可就是没人来认这只鸡。个人有人說：“没人认它就算了吧，一只鸡能算啥問題。”

老司机連說这不行：“咱們工人有紀律，不能动乡亲们一針一綫，借东西用坏都得賠損失。”

那人說：“你們虽然有紀律，可就是不知这只小鸡是誰的。”

老司机略一思索有主意，拣起来一根棍子拴上鸡，然后又掏出两元人民币，夹进鸡嘴正适宜。随手又扯张紙条写上字，迭巴迭巴挾在鸡的翅膀里。他急忙迈步来到井台上，到井台插上棍子挑起鸡。他暗想等会儿大家来挑水，

准能认出这只鸡。严师傅放好小鸡开车去，转眼之间过岭西。不一时日头卡山该把晚饭做，妇女们都来井台把水提。前面走的是刘大嫂，后边跟着李二姨，这中间还有一位郝老太太，人送她外号就叫“老积极”。三个人说说笑笑把井台上，一眼就望见那只鸡。“呀！谁把死鸡往这挂？这鸡挂的真出奇。”郝大娘急忙上前看：“哎呀呀，这是谁打死了我的鸡？我这鸡现在正下秋蛋，你们说这有多可惜！”几个人拿下小鸡打开信，一行一行看仔细：上写道老乡对不起，是我们一时大意轧死了鸡，在当时访遍全屯没人认，无奈何留信道歉赔损失，鸡嘴里留下两元人民币，您收下然后多把意见提。我们车号末尾有俩字；

一个是99一个是97，我们是运输公司汽车队，第一班的俩司机。”郝大娘看完这封信，埋怨司机太客气。正这时郝大爷也回来了，胳膊上挎着一筐红柿子。大娘将鸡的事情细对老头儿讲，郝大爷点头赞叹连伸大拇指，说：“工人大哥帮咱把粮运，轧死个小鸡还要赔损失，这让咱怎么接呀怎么领？这真是成了一个大难题。”老两口嘀嘀咕咕一大阵，到最后挎起柿子拿起鸡，他们要路上拦车把钱退，还要送给司机一筐柿子吃。且不說老两口在道上把汽车等，再表表青年司机宋玉琦。小宋他满载粮食往回跑，一路上一阵喜来一阵急。喜的是小麦丰收五谷壮，急的是路上曾轧死一只鸡，怨自己一时心急开车去，这时候才发觉是个问题。

小宋他一边開車一边想，
穿村越戶紧鳴笛，
不一时来到王家店，
远远地看見俩人站路西，
見他俩又是摆手又是喊，
看样子定是两个拦車的。
小宋想：午前在这儿把袋子掉，
午后在这儿軋死鸡，
现在又有人把車挡，
怎么事情都出在这屯里？
小司机一边想着減車速，
到近前煞車一看了不的：
但只見有位大爷携筐西紅柿，
有一位大娘拎着一只鸡。
小宋一見明白了，
这准是我軋鸡出了問題！
都怪我是个冒失鬼，
忘記了大娘养鸡不容易，
孵小鸡东邻西舍換鸡蛋，
換来蛋手摸眼瞻盼日期，
又怕冷来又怕热，
二十多天才孵出鸡，
好容易将鸡喂养大，
不料想一下死在我手里。
大娘怎能不生气？
大娘怎能不疼鸡？
我得赶紧去道歉，

我得赶紧賠損失。
小宋急忙把車下，
大娘上前叫司机：
“你的車号是多少？
是99还是97？”
小宋說：“大爷大娘有啥事？
我的車号是97。”
(白)这就对了，沒錯！正是
他。
小宋一听坏了事，
急忙敬礼賠不是：
“大爷大娘別生气，
我不是故意軋您的鸡，
您說說要賠多少我賠多少，
欢迎您多把意見提。”
他說着掏出两元人民币，
老两口一見着了急：
“你还拿錢干什么？”
“拿錢給您賠損失！”
你留的錢还在我們手，
怎么又掏錢賠損失？
你真是看不起我們老两口，
难道說我們觉悟就那么低？”
大老娘拿出那张人民币，
这一下可鬧懵了宋玉琦：
“大爷大娘咋回事？
那錢不是我留的。”

大娘說年輕人不要說慌話，現有你的車號做證據。

小宋說：“並不是我說慌話，大那錢不是我留的。”

大娘一聽遞過信，

小宋看信把頭低，

他暗把自己名字叫，

宋玉琦呀宋玉琦，

今天要不是嚴師傅，

你造成的損失可沒法提，

看看嚴師傅看看你，

嚴師傅多麼值得你學習，

他不但工作任務完成得好，

講紀律論思想也數第一。

小宋他正在低頭心難過，

嘩地聲來了後車老司機。

嚴師傅下車忙問咋回事，

小宋他前前後後說詳細。

老兩口也都跟過來，

齊向老嚴訴委屈，

大娘說：“死個小雞算啥事，

你們何必太客氣！”

大爺說：“退還雞錢還不算，

你們還要收下這筐大柿子。”

老嚴說：“留的雞錢不能退，

這一筐柿子也不能吃，謝謝您的好心意，

咱們這運輸工人有紀律！”

大娘說：“講紀律我們這兒也都

有，

頭一條就是軋死雞不能讓人

賠損失。”

大爺說：“若不然我們就不放車

走，

吵到天黑看咱誰着急！”

幾個人爭論多時無結果，

並沒有解決啥問題。

最後雙方讓了步，

大娘留下錢司機收柿子。

老嚴說：“我們要把這份心意帶

回去，

絕不辜負二位老人好心思，

這是讓咱發揚好傳統，

這是讓咱遵守好紀律。”

小宋連說“是是是，

多謝二位老人好心思，

我們要更好的完成任務，

一定要好好遵守革命紀律。”

倆司機客氣一番上車去，

老兩口歡歡喜喜送司機。

鐵 青 騾

(快 板 書)

新社会，新事多，
哪地方都有几大車，
今天先不把别的表，
說一說黎明大队鉄青騾。
这匹騾子个头大，
四方脑袋大眼亮，
圓圓骨架蹄寸壮，
两只耳朵豎豎着，
鉄青色皮毛油光亮，
胖得看不見俩犬窝。
要問这騾子为啥这么好？
得先說飼養員高玉和。
高大爷年近六十是管委，
給地主赶了半輩子車，
他从打当上飼養員，
經心喂养鉄青騾，
有空儿就到槽头上，
又是看呀又是摸，
挠毛洗刷还不算，
又怕撑着又怕餓，

半夜还起来飲遍水，
总怕騾子塌犬窝。
社員們都夸他是队里的擎天
柱，
不叫他早就沒了鉄青騾。
社員們为啥这样讲？
这里边有段故事得从头說。
那还是人民公社刚成立，
生产队里底子薄，
接着又鬧三年灾，
偏这时病倒鉄青騾。
檢疫員检查确珍是鼻疽病，
必須隔离不能再出車。
高大爷一听得了“鼻疽病”，
就好象一盆冷水头上泼：
“同志，趁着病輕能治吧？
能治好我們不怕花錢多！”
“什么病症都好治，
就沒听說誰能治好鼻疽騾；
鼻疽病传染可不得了啊，